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廣陵人
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
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
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
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
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與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

上使作遣

至作距

逆上有大
字

度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至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
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
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
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
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竒

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

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

榮廼立僭于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字下有之

待作侍

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直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有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王作主

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

海內作四

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乃何以在位？去疾斯劫吏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克作剋

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

殺作破

無軍字

上益作悉

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
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益起兵益章邯擊楚
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
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
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章邯已破項
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
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
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

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
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
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
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
義號爲卿子冠軍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三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
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
不如先闔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
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

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

王因使羽爲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日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屬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屬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張張敖亦北

上張作趙

十分二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
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
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
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蕪角虜王離涉
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

無皆字

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
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乃
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
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
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
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
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過彭越越
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
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
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

至下有於字

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直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

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

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雙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

張上有因字

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死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酈皆

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王離軍旣沒章邯軍棘原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
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
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
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
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
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

持作特

使作從

侯作候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多
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
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持獨立而欲常存豈不
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使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
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
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
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招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初中丞相趙

無下左右
二字

不作無

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不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迫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迫作迫

御覽皇王
部幄坐倒

兵作共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數十人即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兵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

無為王二字

上齊下有戒字

壹來字

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
 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
 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
 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
 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
 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
 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
 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
 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峽關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
 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山擊秦
 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漢高祖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
 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
 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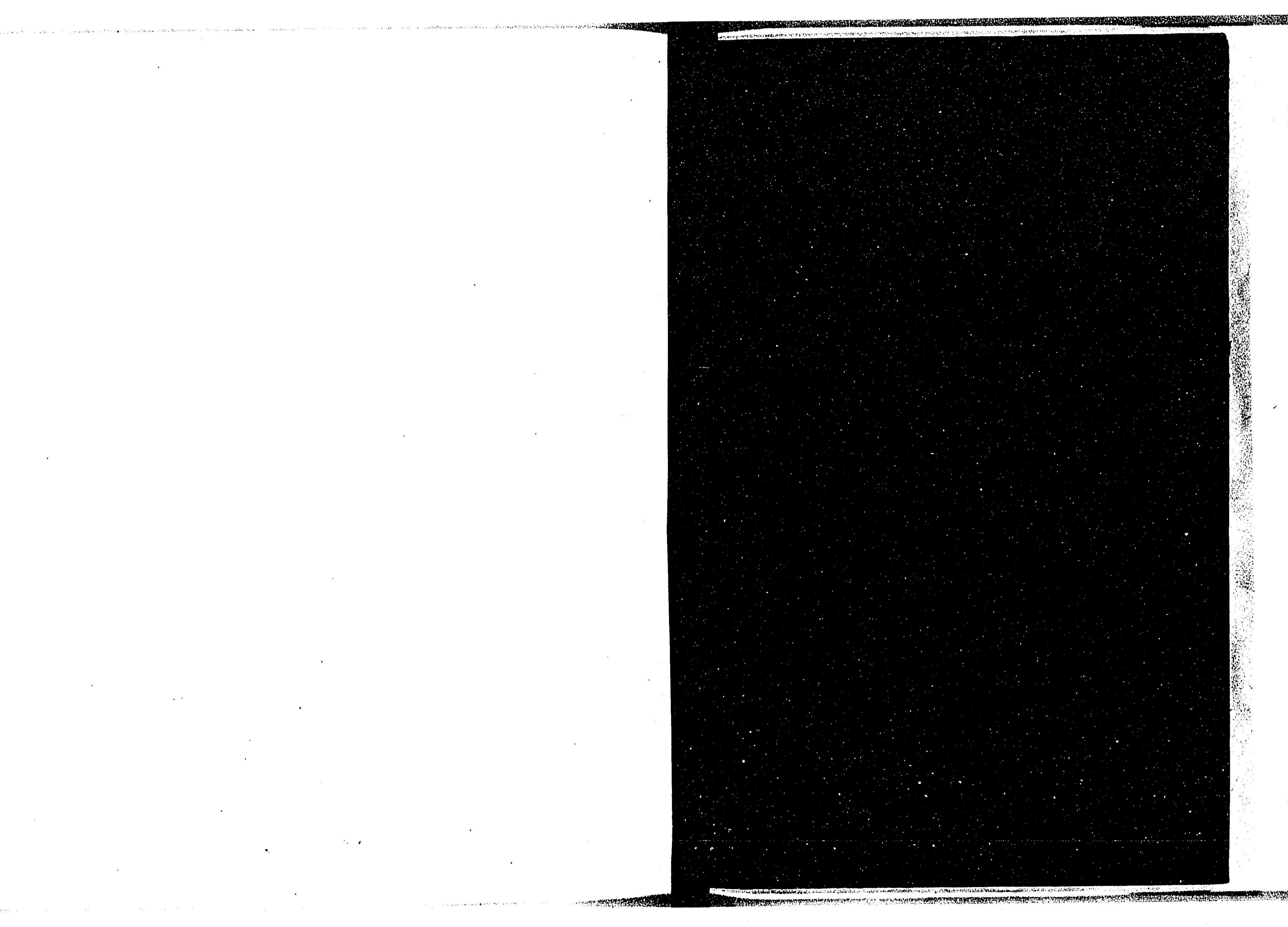
淀藩

同校

原田 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154
72
34



003082-001-3

154-34

通鑑紀事本末

宋袁枢／編

M8

ACC-1050

